# 虎虎生威，在民间艺术中 守护“年味”

中国人对于年的记忆，往往浓缩于一张年画、一幅剪纸，或是一盏花灯之中。随着农历虎年的临近，围绕虎年主题创作的年画、剪纸、灯彩等也已跃跃欲试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，赋予了“年”新的味道和生机。

可咸可甜，

这组新年画萌翻了

憨态可掬、活灵活现……和往年一样，南京文化名人、著名设计师速泰熙为虎年创作的生肖贺岁新年画已经完成。速泰熙从传统年画、剪纸等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灵感，通过极具夸张力的拟人化手法，将十组神态各异的老虎呈现纸上，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和民俗气息。

速泰熙是央视动画片《大耳朵图图》中图图的形象设计者，因此也被粉丝们亲切地称做图图爷爷。在虎年设计中，速泰熙让图图头戴虎头帽、脚穿虎头鞋，化身虎娃前来贺岁。“虎是一种吉祥物，以前民间给幼儿戴老虎帽、穿虎头鞋，是一种流行的装束，希望孩子们长得虎头虎脑、没病没灾。”

速泰熙告诉记者，这几幅作品一年里前后修改十多稿，不断推翻已经看似完美的方案，才有了如今的效果，“小爱虎取材于中国传统的端午艾虎，端午节时，人们佩戴装有艾草的布老虎，驱邪消灾。”

年画中，一对驱邪迎祥、护佑全家平安的门神是必不可少的人物。速泰熙将“门神”变身为两只威风凛凛的老虎，神情威严，手持大刀，为人们祛除鬼魔，镇守家宅。《母后万福》则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母老虎形象，画面中的老虎一手叉腰，一手拿着鸡毛掸，怒目圆睁，气势汹汹但却又透露着诙谐幽默。《I 老虎 u》延续了速老以往创作中的谐音梗，“I 老虎 u”读上去同“I love you”同音，配上妙趣横生的画面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“和平是这组作品的主题。”速泰熙说，南京是中国首个国际和平城市，设计这组老虎时，他特地将老虎头上的“王”字中间一横擦掉，挪到那一竖的最里面，恰好变成了一个“平”，而这恰恰符合中国人热爱和平的主题。

在速泰熙的创作中，一直秉持着“有根的现代”的理念，“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是一个宝库，有大量密集的内容等着我们去挖掘。我们应当把民族的东西和现代的艺术结合起来，才能形成有生命力的艺术。”速泰熙说，时代在变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没有变，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好并有所创新，这是他身上的使命和责任。

一把剪刀剪出浓浓年味

一把剪刀在红纸上蜿蜒游走，鲜红的纸屑纷纷零落，不一会儿，一张洋溢着节日喜庆的剪纸作品便跃然而出。

每到春节的时候，设计几幅生肖主题的剪纸，对陈耀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过年的仪式，更是他几十年来对春节传统习俗的情感寄托和文化坚守。

“老虎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，老虎在民间是镇宅辟邪、消灾降福的象征，是长久以来劳动人民喜爱的保护神。”2022年是虎年，陈耀设计的作品大多以老虎为主体，并在四周融入了各种代表吉祥寓意的元素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。

或长或幼，或站或卧，一张张透露着中国红的虎年剪纸作品，情趣盎然，形神兼具，将浓郁的年味烘托而出。《四虎闹春》中，四只老虎欢笑嬉戏，鲜活生动，喜庆吉祥，仿佛一个虎家庭的四口之家，满怀期待地迎接着春天的到来。《虎踞金陵》中，一只老虎威风凛凛，傲然屹立，充满王者之气。背景中，紫金山、长江大桥等南京主要建筑地标和南京市花梅花相互映衬，象征着南京人民奋发图强、建设美好家园。《虎虎生威》中，一个头戴虎头帽、脚穿虎头鞋的福娃俏皮可爱，活灵活现，画面之中还融入了山东的皮老虎、高淳的布老虎等各地民俗元素，充满着浓郁的地域和民俗色彩。

“剪纸中蕴含着很多民间故事、神话和传说，大多表达了老百姓对吉祥幸福的祈求和向往，比如生活富足、家庭安乐、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、生意兴隆等等。”陈耀介绍说，剪纸中还常常通过谐音、象征、寓意等手法，表达美好祈愿，“比如鸡谐音‘吉’，鱼谐音‘余’，鹿谐音‘禄’，而老虎则与‘福’同音。”

新冠疫情期间，陈耀还特地创作了一幅与虎有关的抗疫剪纸，剪纸作品《吉虎镇疫》中，只见一只豪气冲天的老虎脚下踩着新冠病毒，寓意虎年来了，人类终将战胜疫情。“我想用这些喜气威猛的老虎剪纸为祖国祈福，希望疫情早日结束。”

临近春节，陈耀虽然很忙碌，但看到传统文化能够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，心里却是喜滋滋的，“过年剪纸，不仅仅是形式，更是一种文化，是中国人红红火火的象征，有了这个，才算是有年味。”

延续千年的“赏灯之约”

“过年不到夫子庙，等于没过年；到夫子庙不买灯，等于没过好年。”春节期间，到秦淮河夫子庙买灯、观灯、赏景，已经成为南京人过年的一种习俗。而这每年一次的赏灯之约，已经在南京人的生活中延续了1700年。

春节前一两个月，是秦淮灯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贺双生一年到头最为忙碌的日子，每天一睁眼，他就一头扎进灯纸浆糊里，加班加点地赶扎花灯。从8岁开始，老贺跟着父辈接触灯彩，如今和灯彩已经打了40多年的交道。

扎灯彩，是一件繁冗复杂的“麻烦事儿”，每一个灯彩，小到一张润色装饰的纸片，大到骨架的轧制，都凝聚着扎灯人的心血。老贺以一盏看似简单的荷花灯为例，“从纸张切割、染色、润纸、粘花瓣，再到最终组装成型，前后经历62道工序，忙上一天，才算大功告成。”

而工序更为复杂的大型灯组，动辄便要花上几个月，今年是虎年，贺双生专门按1：1的比例做了一只老虎，目前正在甘熙故居展出。做这只灯彩的时候，贺双生正好腰间盘突出，他硬是站着一个月做完了作品。为了让老虎身上的斑纹显得逼真，贺双生在制作时可谓绞尽脑汁，在纸张之上层层渲染，营造出一种透着深褐的复杂色调，让老虎的毛色看上去浊而不浑，更加生动自然。

“我想用老虎表达一种精神，虎年里面，愿疫情消散，国势家势都能虎虎生威、欣欣向荣、平安吉祥。”贺双生说。

人们的喜爱并不代表灯彩行业的兴旺，事实上这两年，受疫情影响，花灯的销售一直下滑，扎灯艺人的生存境遇堪忧。老贺的儿子早已成家立业，平时总是劝他，趁早别干了，家里也不缺这点钱，但扎了一辈子灯彩的贺双生却迟迟不愿退休，因为这门不挣钱的手艺是他心里割舍不下的情怀。

春节期间，城市里霓虹闪烁，流光溢彩，led灯泡制作的大型彩灯比比皆是，但在贺双生的心里，这些都不及传统纸扎彩灯那样富有人情味儿。“我是从心底里热爱这门手艺，扎灯对我而言，已经不是简单的喜欢和习惯，而是一种深入血液的执念，所以才会死心塌地干一辈子。”

新华日报2022-1-20